

# 建设蓝色江苏低碳城镇带的战略构想

安文, 史路平

(河海大学 苏南经济发展研究所, 江苏 常州 213022)

**摘要:** 城镇化进程滞后是蓝色江苏工业化的重要瓶颈, 其根源之一是以往苏北发展政策面临逆城市化和低碳革命两大机遇的迟疑。分析认为, 应认识到逆城市化是蓝色江苏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 同时要避免碳基城市化的覆辙, 制定并实施蓝色江苏低碳城镇带的建设战略。

**关键词:** 蓝色江苏; 逆城市化; 低碳城镇带

**DOI:** 10.3969/j.issn.1001-7348.2010.22.016

中图分类号: F2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48(2010)22-0064-03

## 0 引言

与蓝色的沿海区域一般都是各国或各省(市)的发达地区不同, 蓝色江苏却是江苏经济的软肋。因此, 如何发展蓝色江苏、缓解南北鸿沟矛盾, 一直是江苏历届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心病。我们认为, 以往的苏北政策存在两大误区: 一是认为苏北发展的瓶颈是工业基础薄弱, 单纯地强调以工业化作为突破口, 很少考虑城市化带动工业化的问题; 二是认为制约瓶颈是社会贫困, 倡导以经济脱贫致富为突破口, 很少考虑以反生态环境贫困带动反社会经济贫困的问题。因此, 本文提出建设“蓝色江苏低碳城镇带”的战略构思。

## 1 城镇化: 蓝色江苏发展的软肋

在经济结构的主角由农业向工业转变的过程中, 工业化进程缓慢无疑是制约蓝色江苏发展的重要瓶颈, 但从衡量工业化的三大国际通用指标看, 蓝色江苏的工业化存在“两个小于”, 即农业产值/国内生产总值 $<15\%$ 和农业就业人口/全部就业人口 $<20\%$ , 差距其实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 其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个大于”, 即城镇人口/总人口 $>60\%$ 。换言之, 从江苏规划建设苏锡常、南京和徐州三大城市圈的政策导向看, 蓝色江苏一直是被江苏城镇化“遗忘”的角落, 城镇化进程滞后正是制约蓝色江苏工业化的重要瓶颈。

蓝色江苏的工业化是否不需要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像商品经济一样, 城市化同样是现代化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欧美发达国家经历了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推动城市化加速发展、二战结束后经济复苏带动城市化空前发展和20世纪70年代中期新技术革命导致大城市中心区萎缩、中小城镇迅速发展的逆城市化3个阶段, 这表明城市化与工业化是

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同一进程的两个侧面。工业化固然是城市化持续推进的动力, 而城市化则通过集聚优质生产要素、推进科技进步和信息化, 大大提高了工业生产效率, 因而是工业化持续发展的加速器。同时, 城市化过程使城市文化向乡村扩散和渗透, 影响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 提高对外开放程度, 带动农村发展, 优化地区产业结构, 进而扩大城乡交流, 缩小城乡差距, 提高了整个区域的发展水平, 从而为高水平的工业化奠定了高层次城市化这一根基。可见, 缺乏工业化相应发展的城市化是泡沫式的城市化, 而缺乏城市化配套发展的工业化同样不具有可持续性。

具体来看蓝色江苏: 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趋势早已存在, 但由于当地城镇化发展滞后, 无法提供较多就业机会来大量吸收农村剩余人口, 因此阻碍了本地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 从而导致“民工潮”向发达地区的席卷, 这反过来更削弱了当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势头, 形成“城镇化滞后-劳动力流出-工业化缓慢-城镇化更滞后”的恶性循环。

要打破这种“宿命论”式的恶性循环, 根据工业化和城镇化互为因果关系的规律, 欠发达地区必须首先通过改革开放的制度供给, 实施超前城市化的政策输出, 从劳动力密集型的初级工业化起步, 在新城镇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通过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来发展第二产业。而初级工业化的形成和新市民的大量聚集, 其本身即为建筑、服务和文化教育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相对低成本的广阔发展空间, 进而促使制造业升级换代, 也将城镇化由政策导入阶段向市场导向阶段推进, 进而为高水平工业化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源于本地城镇化进程的深度根植性, 形成蓝色江苏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核心竞争力。

收稿日期: 2010-07-18

作者简介: 安文(1953-), 男, 山东滕州人, 河海大学苏南经济发展研究所、低碳经济技术研究所所长, 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低碳技术经济与区域发展战略。

## 2 逆城市化: 蓝色江苏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

显然, 城镇化是蓝色江苏实现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 但二战后欧美发达国家在经历大城市化发展模式后遗留产生的生态恶化和社会畸形后果, 却令人至今惊魂未定。那么, 蓝色江苏的城镇化能否逾越大城市化这一环节? 这就意味着蓝色江苏的城镇化必须选择城市带而非都市化这种形式, 通过与发达地区齐头并进、相互呼应地进入城市化中后期的逆城市化阶段。

“逆城市化”并非去城镇化或反城镇化, 而是城市化进程中大城市化、郊区城市化与再城市化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 是大城市化导致郊区城镇化之后的一个必然趋势。如上海和苏南的“大城市化”使周边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居住以及消费等功能愈来愈密集地向都市圈轴心集聚, 当这种集聚的正效应发挥到极限, 就“物极必反”, 具体表现为交通拥挤、污染严重、犯罪增长等种种“城市病”的负效应开始抵消其正效应, 大城市轴心各种功能的集聚开始出现低性价比、不经济的特征。于是, 休闲娱乐、居住、消费、文化, 甚至经济和政治等功能开始渐次向周边有条件的中小城镇及乡村分散转移。中心城市在空间、功能和性价比上的这种优化调整如果是被动、自发的, 往往表现为“郊区城市化”或“摊大饼”的发展过程; 相反, 如果是主动、自觉的, 就是“逆城市化”, 即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 中心城市的主功能区越过郊区(后者将成为前者的“花园”、居民社区和交通枢纽), 沿交通干线延伸至周边中小城镇及乡村, 形成承载其部分功能的城市带, 或分功能中心。“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城市化发展水平越高, “逆城市化”趋势越强。人类发展史上真正意义上的“逆城市化”, 是发生在 1970 年后经历了大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里。它是生产地理格局和人们居住环境偏好变化、交通通讯高度发达等因素综合作用, 从而导致城市发展资源与空间再分配的结果。“逆城市化”不仅未降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 而且还推动着城市现代文明向更大规模、更高水平和更优结构的纵深拓展, 从而为实现再城市化或低碳式城市化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反观蓝色江苏的城市化进程, 如果其脱离了世界, 尤其是上海和苏南的“逆城市化”主流, 只能依靠农村和小城镇自身的实力, 依靠小城镇区域经济的自然增长和农村人口转移, 以及“城市支持农村, 工业反哺农业”等当地政策的支持, 其力度和效能远非政府主导和市场主推的“逆城市化”力量可比。“逆城市化”对上海和苏南的“后城市化”而言是吐故纳新, 对蓝色江苏的城市化则是巨大的发展力量。这股潮流涌向哪里, 哪里的城镇就井喷发展。利用“逆城市化”的双向对流趋势发展蓝色江苏城市带, 将成为上海和苏南等中心城市解决“城市病”, 进行空间减压和自我优化的广阔平台, 促使其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应和带动效应更加强大。除此之外, 蓝色江苏城市带的建设将在交通等基础设施的配套上注重与中心城

市的对接, 着力创造吸引“逆城市化”人流、物流和产业流的条件, 强化其原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以及创新优势, 为第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由此可见, “逆城市化”是推进上海、苏南等中心城市再城市化和实现蓝色江苏城市化跨越式发展的共赢选择和最佳捷径。

最新调查显示, 在被调查的人中, 有 54.5% 的人有意到郊区投资, 70% 的人有意到郊区购买第二居所。这就出现了逆城市化自主发展的萌芽阶段——富有阶层首先搬入郊区及形成阶段——大量中产阶级开始搬入郊外居住, 但他们每天仍要到市中心工作、购物和娱乐。一旦在政府的调控和政策导向下, 逆城市化进入发展阶段(工业和居住的周边化)和成熟阶段(周边城镇带的自立程度越来越高, 功能由单一居住变成综合中心), 周边城镇人口成为中心城市人口的一部分, 必将形成多中心的巨型城市带的兴起, 这就是我们将为之努力的蓝色江苏城市带融入长三角都市圈一体化空间结构的情景。

## 3 低碳城镇带: 蓝色江苏逆城市化的目标设计<sup>[1]</sup>

蓝色江苏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可以齐头并进, 那么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能否沿袭发达国家(或地区)碳基工业化的老路呢? 或者说, 反社会贫困能否与反生态环境贫困兼得, 甚至以后者带动前者? 世界哥本哈根大会精神和我国“到 2020 年碳减排 40%~45%”的承诺已经昭示: 城市低碳化是蓝色江苏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摆脱碳基工业化发展的城市阴影,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走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 构建生态、经济、精神和政治四大文明协调的和谐社会, 实现富民强区目标的必然选择。我们通过对江苏沿海贫困地区——盐城市的实证调研也初步表明, 将反社会经济贫困与反自然生态(资源)贫困两大主题耦合为蓝色江苏低碳城镇化进程这一主线, 在当前的制度环境和技术经济条件下是实事求是和切实可行的, 并且对广大欠发达地区实现富民强区目标, 在低碳城镇化建设起点上缩小与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差距, 取得后发优势和弯道赶超效应, 进而在生态、经济、精神和政治四大文明和谐的基础上建成全面小康的和谐社会,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低碳 LC(Low Carbon), 意即较低或更低的 CO<sub>2</sub> 等温室气体排放。低碳经济 LCE(Low Carbon Economy), 强调能源供给方面的低碳化, 是指通过利用新能源和提高能效等方式, 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 实现温室气体减排。低碳社会 LCS(Low Carbon Society)则强调能源需求方面的低碳化, 是指人们通过转变理念和行为方式来杜绝浪费, 减少能源需求, 实现日常消费的低碳化。低碳城市 LCC(Low Carbon City)既强调低碳生产又强调低碳消费, 是“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的融合, 它要求政府以低碳社会为建设蓝图和管理目标, 企业以低碳经济为发展模式, 市民以低碳生活为消费理念和行为特征, 因而是全球城市化进程中针对碳基城市化的不可持续性提出的城市化发展新路径。

低碳城市融合了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的理念,但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如上海和苏南处于城市发展高级阶段的“后城市化”进程中,其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一定高度,环境友好与社会和谐稳定成为最大的主题,倡导低碳消费的低碳社会发展理念更符合这一阶段城市的发展要求;蓝色江苏尚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初级阶段,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是其最大的主题,处于这一阶段的低碳城市建设应更强调低碳经济发展理念。这样,低碳城市本身就蕴含着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两个不同水平的落差势能;蕴含着上海和苏南在建设低碳社会的“后城市化”进程中,将碳基制造业改造为成本较低、发展空间更广阔的蓝色江苏转移,以及以低碳经济为重点的低碳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可能。在这一转移-承接的过程中,蓝色江苏因其区位和生态环境优势,无疑是首选之地;也因这种转移-承接过程,蓝色江苏将获得巨大的水平落差势能,成为江苏低碳城市化的首善之区。

#### 4 后发优势:蓝色江苏低碳城市带建设的路径选择<sup>[2]</sup>

受“锁定效应”影响,发达地区节能减排的边际成本大大高于欠发达地区。据日本 AIM 经济模型测算,日本境内减少吨碳的边际成本为 234 美元、美国为 153 美元、经合组织欧洲国家为 198 美元,而中国可降到 20 美元/t 碳。作为欠发达地区的蓝色江苏同样具有这种建设低碳城镇带的后发优势。然而,目前很多地方仍在盲目追逐 GDP 而克隆发达地区碳基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从而套上大量投资被“锁定”15 年,甚至 50 年的枷锁,痛失抢占发展低碳城市化的机遇。

定位决定地位,思路决定出路。由于蓝色江苏低碳城镇化发展的必要性和长三角低碳城市化进程中低碳经济转移-承接的必然性,江苏应创新蓝色江苏发展思路,避免重蹈发达地区碳基城市化的覆辙,将反社会经济贫困与反自然生态(资源)贫困两大主题耦合为低碳城镇化这一主线,迅速果断提出由“四大工程”和“三个板块”构成的蓝色江苏低碳城镇带发展战略。“四大工程”具体为:能源低碳化工程,包括利用新能源和革新能源利用方式两个方面。前者可充分发挥蓝色江苏可再生能源资源优势,如连云港核电站的建成运营、盐城和南通百兆瓦级风力和光伏互补并网电站的建设,以及沼气等生物质能利用设施在农户中的普及,为江苏不断提高清洁能源所占比例提供了基础;通过以政府补贴加商业化运营方法推广低碳光源、化石燃料制氢、高效锅炉、集中供热和变频控制等技术的应用,实现

了对传统能源清洁、安全、高效的利用,这也是低成本实现能源低碳化的重要途径。生产低碳化,包括产业结构调整 and 循环经济推广两方面。具体包括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发展,淘汰落后产能,推广清洁生产和生态农业,不断降低单位 GDP 能耗强度,以经济发展低碳化支撑城市带低碳化。与生产低碳化理念不谋而合,循环经济以 3R(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和高效利用,是落实生产低碳化的重要抓手。消费低碳化要求居民在生活中提高低碳意识,选择低碳产品,包括用低碳产品,住低碳建筑,行低碳交通,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环境低碳化。蓝色江苏最切实可行的途径是大力发展碳汇林业,即利用林木的生态功能进行碳捕获和固着,实现环境效益,并通过碳交易获得经济利益。

实施“四大工程”的空间载体,是蓝色江苏低碳镇城带建设的“三个板块”,即建设苏州-南通、无锡-连云港、常州-盐城三大低碳经济转移-承接区,争取中央支持和南北呼应,下一步再运作上海市区与通盐连三市的低碳经济转移-承接区建设。蓝色江苏在明确低碳城镇化发展方向之后,接下来是将发达地区的低碳经济技术模式及手段与本地相对匮乏的经济要素有机结合起来,经过创新、创业和创造,形成源于发达地区却又高于发达地区的独具特色的低碳式城市化发展体系,使其能够整合存量资源,扬长避短、吸引增量要素,借船出海,从而优化低碳资源配置的结构效益,提高低碳要素利用的性价比,这便是“三个板块”建设的实质。

制定和实施蓝色江苏低碳城镇带发展战略,必将在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增大加速蓝色江苏低碳城镇带建设的动能。当前,蓝色江苏低碳城镇带建设的重要抓手是启动“五个一”工程,即:开展一场逆城市化和低碳革命的思想解放活动,切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出台一系列低碳蓝色江苏政策,尤其是制定《蓝色江苏低碳城镇带发展规划》及相关配套政策;建设一批低碳经济大项目,如响水滩涂 300 兆瓦风光互补电站等;聚集整合低碳经济的发展资源,如资金、技术和人才等;培育和壮大扎根于当地的低碳经济企业,做强做大蓝色江苏低碳产业。

参考文献:

- [1] 付允,马永欢,刘怡君,等.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
- [2] 毕军.后危机时代我国低碳城市的建设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09(11).

(责任编辑:胡俊健)